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一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水心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水心集二十九卷宋葉適撰適有習學記言已著録其文集之目見於陳振孫書録解題趙希弁讀書附志者皆二十八卷又有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則獨載於書録解題且稱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別集

前九卷為制集進卷後六卷號外藁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讀書附志則但紀其集為門人趙汝讜序刻而不詳其體例此本為明正統中處州推官黎諒所編前有自識稱少讀適策場標凖慕其文至梏蒼訪求八年得劄狀奏議等八百餘篇因裒輯彙次合為一篇蓋已非宋本之舊惟趙汝讜原序尚存然汝讜實用編年之法諒不加深

考以意排纂遂至盡失其原次其間如財抳論田計諸篇多論時事當即別集佚篇不在原集二十八卷之内諒亦不能辨別也適文章雄贍才氣奔逸在南渡後卓然為一大宗其碑版之作簡質厚重尤可追配作者適嘗自言譬如人家觴客雖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惟自家羅列者即僅甆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其命意如此故能脫化町

畦獨運杼軸韓愈所謂文必己出者殆於無忝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稱水心作汪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共持國論執政乃秦檜同時者汪之孫綱不樂請改水心荅書不從會水心卒趙蹈中方刋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為除去佐佑執政四字今考集中汪勃誌文已改為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則子良所紀為足信而適作文之不苟亦可以概見

矣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水心集原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老綠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𡾰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興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章張騷降景宋華與實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遂以文為可玩之物爭慕趍之騁馳以

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為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為經以藻為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為經以法為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為經以言為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叅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潴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為無窮也是果專

在筆墨間乎集起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人大梁趙汝譡序

余幼時先君東皐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讀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

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㬅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薦授官栝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温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先生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十亡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録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

得八百餘篇編集彙次分為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為後集總名曰水心文集繡梓以永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僣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而正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水心集卷一

宋　葉適　撰

奏劄

上孝宗皇帝劄子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

臣之義也金幷兼强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為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今日之率易苟且習聞畢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為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金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尼堪之立偽楚偽齊達蘭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

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顔亮雖威脇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巳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陝虢揺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金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常顧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金而暫安於東南臣

以為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荊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鋭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糴米儲貨處處樁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為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鄰本景德以

來立國之素規耳旣隳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晝也故斡㒶雅布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紛亂元約而已尼堪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伊都而已靑城之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為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金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為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旣和

則絀損不較册命行於至尊陪隷施於宰輔頼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敵弱既已久矣陛下欲尚加回護隂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絶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金人為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

三鎮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棄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為務實黜虚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況守已撤矣地已棄矣和親成矣尚何實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為奇謀祕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

為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中外為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互為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敵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黄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筭張浚經略屢致奔潰此皆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遍覽往策當艱難鼎

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勲績者乎令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為閥閲以勾校朱墨為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為有智能斬一㸃卒遽自負為有勇其懐利尚同毀傷善類隂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内外陛下欲倚頼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

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為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不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疎漏有驕横不臣之國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為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

敢為叛命而坐視敵人長驅深入愓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筭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宗尹嘗劃邊面為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摇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

為民困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羣校貴將廩禄無筭外虛州縣内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為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

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獘鹽袋錢增添而鹽筴盡頭子勘合免丁午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為州之害月樁板帳為縣之害而西蜀折估青草水脚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為特甚天下之錢歳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慭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

整挈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羣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羣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撿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守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寃不直事滯不決小事若此況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耎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

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鼇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為某官孰不堪為某官孰宜為小孰宜為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令也任職則以人為可廢擇官則為人之餌學科舉挂名

蔭計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為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

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為愧信臣未足承接密旨而外庭或以見疎為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為者姑以美衣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為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縶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

知君仇之當報而為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盖自古人君有難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絶識獨睿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决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大議成立則國

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羣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逺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强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

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讎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為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為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金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金豈復有可動之時亶之廢亮之殞斡魯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為率易苟且習闒茸論緩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晝

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光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上光宗皇帝劄子

臣恭惟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曾未旬浹遽詔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之先務也臣不敢汎濫條奏茍應故常惟陛下少留聽焉臣聞古之號為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能先明

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鎪剔根柢不憚改為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循姑息隨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理差舛久而無驗心志怠忽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亂出焉況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强大當分裂之時則必思混并當讎恥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

持保守當四方賓服之時則必思兼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尚而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暨我本朝藝祖太宗聖人迭起積其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來葉何嘗有迷其時而誤其術者哉陛下以臣之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尚而其術果當何擇歟豈以為微弱而當思强大分裂而當思混并讎恥而當思報復弊壞而當思振起歟抑以為中國全盛而當思維持保守

四方賓服而當思兼愛休息也無乃當微弱分裂離恥弊壞之時而但處之以中國全盛四方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幾乎强大混并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繇前之時而處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瀉雜醫不能起疾禾莠雜種迄靡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趍向可審詳而決課功責效可歲月而待

臣昧死願論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謂未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綱紀法度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即漢唐之興衰以攷見宣和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為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疎屬至與乞食之饑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

相乘盜竊名字跨據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内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羈縻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為草莽也國家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釁力取幽燕貪功不靖激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願降也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金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姦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建炎廵幸速至温台從衛隆祐分適洪贛川陜處置自為扞禦三方

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烏珠復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為奔突之勢莫之敢抗然將士用命首尾鏖擊豫以退卻而烏珠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宣和之末至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勲小則無晚唐覊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讎恥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

休息之術枘鑿不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顔亮兇狂離其巢窟跳踯一戰鼓聲所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豈敢謂其真送死乎然而羣下反之諸華叛之卒殞其首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愛金而不敢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雖

已亡號令雖已絶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之事勢雖有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陛下盍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且夫微弱者必思强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隋之力爭藝祖太宗之無敵是也雖恥者必思報復夏少康越勾踐漢武帝唐太宗是也弊壞者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業已然矣吾獨奈何又曰天不

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立則曰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奚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時也不知為者之有時而不為者之無時矣縱其有時也與無奚别然則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意終於未明而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曷嘗不以任賢使能為急歟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今日之所諱也故事之曲折無不諉法習而行之吏胥所

工士大夫媿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廉隅者反以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尚卓犖者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錮於朋黨沉於卑賤老於巖穴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怪其說無用於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日以頹敗官無素望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帥羣僚無充事之員舉躊躇嗟息而且以之財為患

者何歟豈其既以為無用而可以抑過又以為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為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收之以為無用而不思其弊而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富貧專繫其用兵

之多少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熈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爾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寛宜與文景比而今獨奈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歟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其可為歟其不可為歟其不可為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其可為歟其不可為歟其不可為者十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為者何事歟曰月樁板帳爾總制上供爾歸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以窮者何説歟曰役法爾

和買爾折帛爾和買而又折帛爾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為拙以聚屯為病不敢别異於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多數也一朝有事蒐㨿其食料簡其民雖少而未嘗不勝者厲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將兵禁兵廂

兵世世坐食總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爾固足横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也駐四處鑄兵買馬截撥綱運背力竭矣然而上下徊徨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歲遣賻貨空矣然而内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兵既不可不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朘削廩賜卒伍窮餓怨嗟流聞議者又以為就使用之終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以徒養之者為

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王制寖廢運漁鹽榷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淨

利酒稅征榷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曾未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大者經總制錢强立窠名從而分隸和買白著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蓋常倉卒不繼相視無策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數矣不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憂不足歟今天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為患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覆出歟夫昔者不

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而猶遺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財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分控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所縱三代以上星分棊布悉為諸侯其自居者千里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隅倚之捍禦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

鼎峙雌雄所爭則必隆其委任多其分晝豈無外重生姦跋扈致寇之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葢非不欲其密而亦不能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權變一總事機視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孰有如本朝之密者歟嗚呼靖康之禍何為金人作難而國家拱手歟小臣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邊關莫禦而汴都摧破歟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承我者為國利而忘其讎之無一事不禁切我者為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密

而不能踈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令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令日之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軍國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宜於俗事或不便於時臣固以為無大於此六者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於末壞心蠹而枝披支離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

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其目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
兼攷古今不能盡其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
悟良策不能操其決非豫覩成效不能待其久也陛下
不以臣之愚試留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
當視今之時陛下以為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
在於强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讎恥歟
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
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為中國全盛四方

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陛下果斷改為而已臣伏覩壽皇聖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未酬親授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載若帝之初何以過焉陛下嚴祗寅畏足以膺受付托仁恕温厚足以慰荅徯望虚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駕遠馭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

以治國之意又何難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問津而已

干犯旒扆無任恐懼

上寧宗皇帝劄子 嘉泰三年

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為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順上天命最為長久召康公從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

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為能而以順悅為得此豈有謟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已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為人主所信下為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義為陛下獻天啓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灾疾

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嘆臣聞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和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醎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為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効其平人臣誰無有已惟明主能使其忘已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間新舊人材復

合遂為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絶榮望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已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為先後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媿於卷阿之詩陛下財幸

劄子二

臣病苦餘日聖恩垂憐使轉漕湖外守符泉南今又特

蒙收召入奏之初有兩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臣採湖南士民之論以為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輙不耐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甞細察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販糶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為常俗其不耐小歉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歉閭里不能自相給惟仰州縣賑救城市之民

青黄未接食於常平者十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為一路通融有無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纔十之三四比湖北纔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屢減舊額總司按籍盡取積以歲月坐致漏底今漕司索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湊足交頭之外每遇新舊交易使者與屬官聚議搏手無以具接送之費

臣比取乏諸郡小歉雖先事講求荒政終不能有所捐貸為諸司之倡去歲祁陽蔣圏十借糧作過守令張皇一時駭動幸而就擒欲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閟默而止臣以為一司事力殫乏至此平居不足以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辜負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司所得屬郡財賦久失定規不可復取本司當自擇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得宜制定規有則可以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所作為萬一水旱急難百姓指准之

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雖熟計不敢奏陳蓋緣始既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授以意指俾之講求許其自行無使貽害足以為一路之預備寛九重之顧憂豈不幸甚

劄子三

臣切以泉南素有樂郡之名與他州異蓋上供皆承平常賦過取殊少起輸以產錢定入横費不多吏畏民不輕出令民愛吏思其遺化毋示蠲放不知督迫郡計所

入僅僅無餘比因更易頻仍通約歲終當欠四萬餘緡

臣將去官百方補湊元交之數極為費力若更積累日

月竊恐所欠愈甚昔之已故不免復取一切之政既行

吏民交相恨望樂郡之名自此不可復得矣臣仔細考

究乃有本州合得財賦遞年循習不加整會者二事其

一南外宗子等請受錢準元降指揮轉運司與本州各

應副一半令照嘉泰二年計支一十三萬餘貫而轉運

司自淳熙十五年止應副四萬八千餘貫又增撥漳州

有名無實者其實每年只取惟二萬一千餘貫而已其米價錢轉運司合撥一萬五千貫近年只應副一半三項截日計虧少本州錢四十二萬二千餘貫其二本州遞年代為宣信建昌邵武四郡發納上供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州軍却合應副本州衣絹紬等自減半之後通計五十五百餘匹綿七千餘兩惟信州取足而疎惡不堪三州軍每年計虧三千二百餘疋積欠紬價至五十九萬八千餘貫臣以為此二事於一郡非小故也

且轉運司以合應副之錢委之本州使自陪備以困民力其理豈得穩便况三州軍士上供銀本州每年兩限起發不敢違欠銖兩而三州軍坐視不還使本州自擘畫衣綿支散官兵於義安乎葢轉運司於本州為所部官吏雖常伸愬不敢取必而三州軍彼此列郡不相統臨坐視積欠遂至百餘萬緡自應然爾自非守臣開析利害達於聖聰而陛下惻然主張特發聖訓厥弊無繇可革欲乞睿旨轉運司須管照元降指揮今後每歲應

副本州一半宗子米價等錢並令支實價不將有名無實者搪拄充數以致欠折其三州軍上供銀并本州衣絹令後並令各自措置所有以前積欠卻與盡行豁除如此則本州歲實可省三萬餘緡守臣更加撙節以補不足庶幾已放者不至復取一切之政亦未遽行樂郡之名可以不失仰稱陛下加惠泉民之意

上寧宗皇帝劄子　開禧二年

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强者興今陛下申命

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者盖欲改弱以就强矣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切謂必先審知今日强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如此則弱果可變而為强非有難也臣將博陳極論而事闊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女真乃以數千人梃關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亡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得一逞而盧溝之役累世軍實皆殲焉何至此哉又況西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

叛聲揺汴都諸將提偏師俘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扈衛艱難誅剪盜賊大抵西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陜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然則宣和强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彼與逆臣劉豫廹我不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柘皐而彼始與我定和矣顔亮

兇狂自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金以敗殞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為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然則絡興隆興强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强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為問罪驟興之舉作東南幸安之氣而推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誠宜熟慮宜百前而不慴不宜一卻而不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彼已衰弱彼有天變彼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麤武直上之策姑開先

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為强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劉子二

臣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興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金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約又不敢謀故

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摇東南之心矣本期外攘豈顧内擾萬一揺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敵雖擁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扞堂奥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

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楹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陣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警策件件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可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内制勝有餘此臣

所謂因弱就强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緣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疎昔宇文粹中論京城守具白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況兩陣決機有大於此乎令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自効若淮漢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才隨其小大宜付一職使之觀事揆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方能捨攕安而樂麤澁

易脆腐而為堅强勁敵在前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强實政之三也至於朝廷之上封域之内綱紀法度號令賞罰黜虚從實條目至煩然總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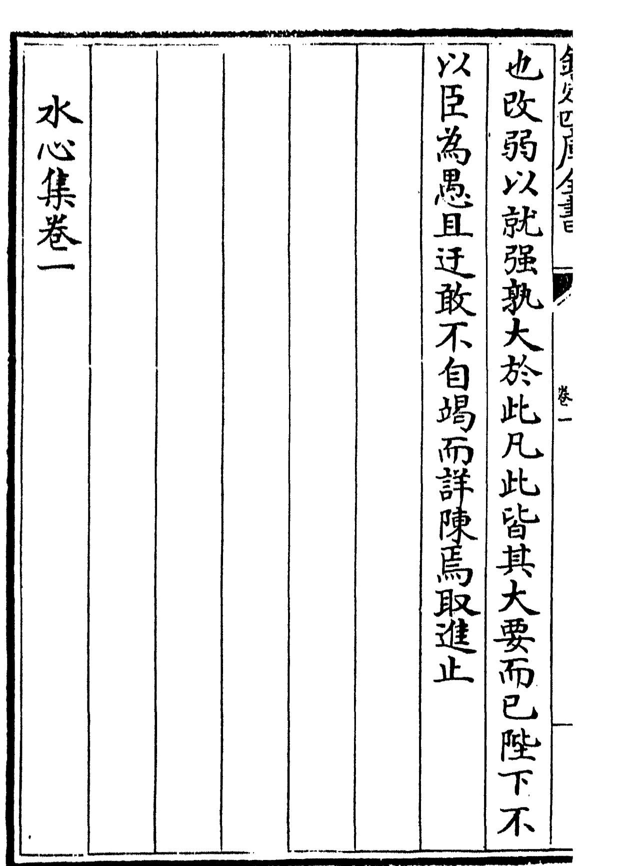
劄子三

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者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已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椿之錢所在充滿

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豐舊人矜伐其
美然陳瓘譏切曽布以為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邉邦本
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地實走商賈所得千
五萬内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
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邉之用而免夫又興
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之目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
遂以八千萬緡為額焉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
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

常之業豈以貨財多少為拘近者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但見立式太細鉤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以為不然何者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此詔書也兩浙鹽丁既盡免矣方以寬民而何至於復取乎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為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

重趂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展轉科折民既窮極而州縣亦不可為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况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詳議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横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寛息之實陛下修實政於上而又行實徳於下和氣融浹善頌流聞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



也改弱以就强孰大於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陛下不以臣為愚且迂敢不自竭而詳陳焉取進止

水心集卷一

水心集卷二

宋　葉適　撰

狀表

安集兩淮申省狀

右逐一開具在前外然其間利害曲折亦復不少其竊照去歲敵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揚凡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山傍水

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即其保聚下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萬家矣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為敵驅掠而去者散為盜賊則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就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強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為棄

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為城邑小為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為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為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本朝以和戎為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捍蔽一旦邊塵猝起星飛雲

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布薩揆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其昨於國家營度規恢之初以為未須便做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敵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敵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

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敵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敵乎所以安其內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為驗也決矣為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敵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捍江面使淮人不遁則敵又安敢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

聚守以精志行以强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揮施行

定山爪步石跋三堡塢狀

某昨蒙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即嘗深念以為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自外寇

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常論冒行之乎故其遠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一層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貸令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内其舊有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强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激度一堡界分内可得二千

家為率萬一敵騎今秋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令日經營之大略也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樁開堀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勲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況某晚進末學何所能為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樁之類

去歲論者固嘗指為兒戲及扣其别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其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偽效沓裝躍馬江岸相傳敵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其始歎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樁數重並設溝塹深闊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摇誰與力拒萬一敵兵果

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烏珠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敵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繫纍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敵亦繇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碱

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宣司嘗急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州竟閟嘿而止令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為主令岸渡繁會自成市井若萬一有警乞從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幇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

人以九月至并扵防江效用内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内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為四千五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别募精勇敢死士千人厚幇請給以待刼寨焚糧直前摶擊之用葢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歳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果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况進戰乎何者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兵衆騎多

而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既立敵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敵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為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敵縱在江北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上然迫敵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

其入江而決死鬬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為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為江中家計强弩所及敵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脱若敵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盡力攻擊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遯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迎其前或出其後制勝必矣

此堡塢之利所以為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所謂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而免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就於江面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敵雖再來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要用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為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為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零秉祇許下之謂也不然則

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瀕於流離死亡也哉其自去冬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備而其羸證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康糾剔其妄作疎漏之失攷尋前史規畫縝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其不任祈叩之至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

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户口姓名帳

策謹隨狀繳申伏乞指揮施行

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狀

次對之職爲選甚高曩玷留都雖嘗假寵退甘窮巷固已黙幽恍歲月之屢遷何夢寐之敢及七十既至一再控陳但得歸休便爲止足豈意矜憐枯瘁委曲陶鎔特畀新除復還舊物然而竊尋故實兼考前文惟必諧告老則或容賦禄以示恩今猶使奉祠則安得因閑而冒

受夙夜自揆震驚靡遑伏乞俯諒微誠特賜敷奏寢免華文閣待制恩命只以本官依舊官觀不越常分庶幾少安無任跼蹐俟命之至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

宫狀

聞命殊常省躬震越蓋臣子年耄而食貧上所矜閔則為之改祠賦禄所以示恩也至於超進職名寵光榮耀將以為勸則非德進而業廣不在兹選其頽齡暮景貧

病交廹伏蒙至仁曲加憐念特畀祠官所宜祗服恩私俯僂拜受無敢後矣恭惟先帝大訓華閣祕藏學士寓直最為清近而某志行凋落問學空殫性與年徂材隨老盡儻若貪榮冒處不知自引是彰聖朝濫予之過而非所以為勸也伏望鈞慈特賜敷奏令某止仍舊職寅奉新祠所有寶謨閣直學士恩命乞賜寢免不勝俟命之至

辭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是徇而忘君父之為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至有績因王淮深惡不敢仕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奏事熹趦趄辭避終未敢前淮既罷去陛下趣熹入對用為郎官人知陛下進熹有漸無不稱慶忽為栗誣奏逐去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為栗何故至此得非熹果有事

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陛下也暨栗劾奏熹
文字傳播中外臣始得以始末參驗然後知其言熹罪
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
雖賤而遠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
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實陳於陛下乎栗
言熹敢自稱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
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官省劄即時遣回江
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

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牀遂申尚書省乞給假俟痊安日供職是乘謂熹只欲回就江西不肯供職者非其實也乘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緣長貳不合收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既能出入宫門上殿奏事并遍謁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為難兼郎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為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慚德所有印記無所

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且臣聞熹未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之日偶然少止對下之日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疾痛復劇既申尚書省祗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既未供職豈可受乎熹已申省乞給假矣雖欲聽栗鐫諭而扶曳供職可乎郎官未供職以前印記合是何官收掌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本

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

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闢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歟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强自標目以勸人為忠為孝者乃所以為人材計為國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曾有不得為師之禁今栗以諸

生不得從熹講學為熹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宜禁絶之此又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欲索高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以為作偽有不可掩夫栗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所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為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初十爾相去隔日之間而栗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栗急於誣熹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

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曾任監司知縣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館學寺監雖久次而未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可兼權豈得謂其當遷郎哉差除之際那換闕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栗急於誣熹之罪組織其言語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

攝乞將熹新舊任並且停罷臣聞唐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於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徼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尊國體也今熹得為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栗望風劾之且兼有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

熹臣不可不力辯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麤能操守輙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已愆相為鉤距使不能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此於陛下彰善瘅惡封殖人

才以為子孫無窮之命者其損不細矣栗為侍從就其
蹇淺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示信於下而更襲用鄭
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説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
一熹自此游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何所不有臣
伏見栗恥不得與廟號之議遂為樂堯之説而人知其
横慫詳定所人吏執覆遂請罷局而人知其專而況職
匪風聞古有常守今又苟恣一身之狠愎不畏君父之
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顯逐知名之士陛下原其用心察

其旨趣舉動如此欲以何為誠不可不預防不可不早
辯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
其說至長未獲究竟方齋心滌慮以俟陛下反覆詰難
庶幾竭盡愚衷今以郎官去留何至上封事譊譊徒溷
宸慮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燄莫敢明辯積在厲階
將害大體爾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
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是摧折暴橫以扶善
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效

忠恩報之至干冒宸嚴伏地待罪

淮西論鐵錢五事狀

臣竊見近歲私鑄鐵錢散漫江淮公私受弊人情揺動其事多端幸蒙朝廷不惜厚費特與收換始得寧貼臣昨在蘄州目見利害詢採吏民頗為親切今暫領兼司所當隨時補緝務使淮人迄臻安静謹具奏聞其事有五一曰開民間行使之路二曰責州縣關防之要三曰審朝廷稱提之政四曰謹諸監鑄造之法五曰詳治司

廢置之宜何謂開民間行使之路始初鐵錢不分官私民間不辨好惡得錢便使自禁私錢百姓懲創賣買交關文文揀擇或將官錢指為私錢不肯收受或只要一色樣錢謂如舒蘄人各只使本監字號錢之類或只要新鑄官錢且免揀擇民旅持錢買物一貫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穀他物自相酬準城市尚可村落尤甚緣此行用艱難物貨稀少朝廷禁斷私錢本要流通官錢若官錢方更疑惑豈得穩便臣近以乾道同安蘄春

大冶宿松漢陽定城新舊諸樣官錢釘板印榜曉諭民間令其從便行使亦立私錢樣令揀選不用令各州簽廳官委諸縣釘樣於都保又别差官親至村落委曲勸喻欲其耳目接熟用錢不疑須待官錢流通物價復舊方見禁斷私錢之利在臣本路已逐一如此施行其淮東湖北臣目所不見未知如何近因還司過蘄口鎮鎮民詣臣稱揚真泰州凡紹興熙元年二年蘄春監所鑄錢皆嫌麤惡揀退不使臣尋令拆辯揀擇其字文模糊

尤甚十居二三見已關會諸處别議措置然則揀擇用錢人情不甚相逺兼既有新舊諸錢并私錢色樣不一曾經揀換錢文抵牾若不於行使地分明加告報終恐向後用者疑惑臣不敢作治司發往兩路州郡欲乞自朝廷降樣行下永逺照使要令村落僻逺認識不疑民旅交易流通無礙如此則既擾之精神可以收回人亦知收換之實利矣何謂責州縣關防之要兩路先後立限收換私錢淮東多而淮西少雖縁棊有遲速之故然

積累數年委有許多私錢別無歸着其當與收換則一爾今已於限内申報盡絶而舊色私錢尚頗散在民間或限内齎赴不及出限不可投換或貫百少可無力投換或富人收藏意圖他時禁弛復得行用既各盡絶難卹其餘然市錢用之中常有夾帶所幸民間識認擇出不要其新鑄私錢間有三兩文到市上者姦民窺伺豈肯遽已自禁戢以來號令紛紛爭為嚴峻或令五家結甲或令旬申有無私鑄巡尉以捕捉入銜敗獲治經隸

透漏沿流常要廵綽津渡皆須搜邏吏人甘伏決配官員當俟朝典臣撿照舊事及不住承準申明雖皆已遵守覺察然終未得關防之要必行則誣告羅織獄訟繁興泛行則便同文具姦究仍在臣近令各州簽廳官責屬内廂廵地分都保等處專一禁止行使私錢之家旬具委無行使私錢結罪類申本司只此一令不必繁多但要行之堅久私錢無用私鑄自息此雖治司職事亦但可施之本路欲乞朝廷指揮於行使鐵錢州郡除照

官錢色樣從便流通行使外並要本州月具更無行使私錢文狀結罪申尚書省蓋欲必無私鑄其說難信欲必不使私錢其事易遵況經收換朝廷為民之意已足如有違戾懲治大吏一人自然震聳用命如此則令簡而可行實而可久矣何謂審朝廷稱提之政始作鐵錢非要添此一項泉幣蓋專以絕銅錢滲漏之患爾銅錢過江北既有鐵錢以易之矣鐵錢過江南亦必有銅錢易之可也今為銅錢地而不為鐵錢地事不均平豈行

法以來偶未之思歟故江北自行鐵錢之後金銀官會無不高貴富商大賈財本隔礙而淮旁之民只是往來兩岸洲夾之内銅錢異用風波滯留便已盤費消折安居雖久仍舊凋踈淮人歎息以為朝廷縁銅錢之故致令江北不得自在空懷抑鬱無與上聞近户部建明權作兩淮交子百萬通行沿江州郡仍許入納淮人若驟得此數行用稍廣目前利益但臣採其土俗之論以為月日稍久流轉不行必有減落百陌之憂將為店鋪停

塌之利若要稱提得所義理均平當使鐵錢之過江南亦如銅錢之過江北皆有兑換之處兩無廢棄之虞於江南沿江州郡以銅錢會子中半或一分銅錢二分會子直行兑換鐵錢計其所收或科撥付總領所或偏換銅錢則可以減諸監歲鑄之額或付兩淮和糴樁積馬料修城則更不支降交會亦於朝廷初無所失淮人知鐵錢過江有兑換之處自加貴重商旅之在淮南者亦不敢輕賤鐵錢則金銀官會及其他物貨自當低小如

此稱提雖行鐵錢可以經久無弊若恐鐵錢過江兑換者多自合量宜撙節但要存此發泄一路而已何謂謹諸監鑄造之法臣切詳興監以來所鑄鐵錢其輕重厚薄精麤大小略為相等就中淳熙七八九年中間蘄春監所鑄字畫精細輪郭堅明比於諸錢又為精好十五六年以至紹熙元二則頓成麤惡習久生弊勢亦宜然昨鐵冶司急欲取勝盜鑄者遂翻新樣四季别為字文舊重四斤十二兩今增為五斤八兩新錢比舊大幾一

輪臣竊以錢文宜一輕重大小宜均則民聽不疑行用不惑季别一樣自鑄工不能記憶民間何繇辯認而又新錢特大形迹舊錢常人之情喜新厭舊所以有只要新錢之說豈可舊錢遂成無用又特大者自為貫辦則可行使分開互用串聯不合巨細視之新錢刻畫麤大其實不如舊錢用鐵雖多錢體不重但加比驗自可分明兼照自淳熙七年至紹熙二年上半年同春兩監通鑄過四百餘萬貫七年之前及他監所鑄又未有數目

前公私行用官中自應保護舊錢其新錢但當鈐束監匠盡工鑄造深鑒末年之弊必如初鑄之精而已若徒翻樣增鐵以自別異深所未可故湖廣總所近有申請以新舊官錢不同未敢通用正謂此也臣已行下諸監只以蘄春監淳熙七八九年錢樣為準務令精好更不添兩數及四季翻樣欲乞更賜聖裁庶幾民聽不疑新舊一等何謂詳治司廢置之宜臣竊以臣僚初議專置鐵冶一司是時私鑄熾盛鐵錢流入浙西内地駭愕専

官講求誠合權道乃其方略禁姦摧過鋒鋭雖傷猛驟亦中事機今觀冶司陳請三十餘事皆已施行矣然終是論建太廣行移束濕至使諸司乖戾州郡掣肘人心驚疑異論蜂起自有各路監司任責指揮人情少安方敢向前措置此臣所親見也事變之來動以静勝不在張皇其後冶司亦自畏縮雖已得旨者多不果用且如舒蘄兩監鼓鑄之政舊責守臣其增造減工糙惡生弊走弄文歷支用自繇當職官吏固宜黜罰為冶司者但

當督察稽考總其大柄而已取而自鑄遂致怨咨以為破壞兩州事起倉猝至於碎置幹官撿踏創造廨宇營房列屬徒多控制州郡况鐵炭中賣處處增足非比銅坑苗脉須要尋求坐食端閑冗仗無用以臣所見私錢既蒙朝廷收換若民間照樣行使則官錢通流州郡嚴禁夾帶則私鑄止絶鑄造並遵舊法而新舊錢不疑稱提出於均平而江南北如一逐路自有監司任責則提點江淮湖北空令取會迂回更乞聖慈與宰執商量數

月之間合與未合結局協於權制不為贅疣塞希恩僥倖之門杜貪功紛亂之意靜治不擾淮人自安臣謬蒙恩選委所有愚慮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蘄州到任謝表

始從參幕無最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録對寵靈而甚願誤寄委以知難中謝伏念臣頃隷太常承乏之博士方壽皇龔行舜禹之舊當陛下祗見祖宗之初頻預討論

嘗叨奉引何幸清明之上獲綴末班乃緣貧悴之餘自求外補遠役忽棲於故楚浮家幾遍於長川恭惟駕馭豪傑之時兼有收挽孤寒之道遂令試郡課以治民江黄之間山澤相雜素號僻左本極貧虚屬因淮南行鐵以來暨乎斬口置監而後陰仰官鑪之羨不勝偽冶之煩浸用驕奢無復繩矩所以撿覈增鑄禁絶私錢畏而文銷折之多市井至於晝閉取十年工本之數軍庫為之頓空解紛既難任責良重將欲布宣國家拊循之德

奉行監司督察之威稍安人情麤給經費懼非孱拙所克堪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詳於使臣察於知遠簡擢疎賤即為守望之親磨厲鈍頑收其敏達之効輯和邊面培壯本根臣敢不因時所宜以靜為福日計不足雖無毫髮之功心力未窮尚荅乾坤之造

除淮西提舉謝表

素抱迂愚自投閒散責之禦守試事淺而未酬就俾按行忝命優而難稱中謝伏以久令一使兼總三臺屬昔

荒殘在權宜而當省於今墾闢盖吏道之滋繁重以鐵冶之司旁制江湖之遠適幣泉淆雜之過幸朝廷收換之恩而錢之官私尚難辯其真僞鑄有新舊致徒分於愛憎人心交疑物貨浸少兹為大慮所貴周防譬之琴瑟既解而更張然膠柱之譏猶在如彼馬牛不安於乘服則駭輿之患當思臣暫領斷陽未彰善效弗諳淮土早動鄉情敢以章句之諸生輒叨金穀之劇選此盖恭遇皇帝陛下順時除弊因事討論不惜厚費以解詿誤

之窮愁不變本謀以消姦非之階禍臣祗承德意遵用寛慈察部之條視身為律倘刑罰可損而事以底定則威靈所被而民用適寧

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旣筦錢米又知甲兵本乞漫游更叨煩委中謝伏念序遷學校固慚課業之荒唐内廹家門重困食用之寡薄一貧殆不可忍屢請期於必從然而辭尊居卑陳力就列視古為訓於退則宜今乃升寄卿班示厥號名之寵

預聞軍政制其財賦之權猥用榮章被之弱質若夫此地爰自積年務場壞而經常之鏹大虧綱運弊而濕惡之糧亦匱口累日重者近憂而已兵民俱困則遠患若何况於絲細入麤以輕馭重忽當警急無異承平國其選擇而使能臣姑冒昧而就禄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勤勞初載謹審外防謂臣麤讀古書合更時務因其欲歛藏湖海之上且復令周旋戎馬之閒臣敢不事貴經通身先損節必吝出納是為有司之常苟逃曠瘝終返腐

儒之舊

謝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表

昭示眷留未即野人之賤寵還舊職復參近侍之榮姓名已没於朽陳命賜忽超於新特伏念臣資朴踈信已之學乏進趣合變之能昨一內忝論思浸成違忤暨乎外專屏翰又負憂虞迄無纇効於盛時固合冥心於暮齒若乃羸扶短策緩駕卑車追憶悔尤濫軒裳之非據自嗟衰耄指林壑以言歸惟賴天度并涵皇明隱燭獲

從容而善退保優佚之令終至於躑躅往徑寂寥久廢因茲告請遂曲軫於深慈悉與蕩除俾再通於禁籍尚糜素廩仍躡真游為幸則然非願敢及此蓋恭遇皇帝陛下躬秉上德化幾泰和馭臣以貴為初美俗在寛之用哀憐末路蓋欲補其前修矜恤老窮不忍失其故步竊仰鴻施有如神功臣身未殞而年徂志空存而力盡雖曰愈重受恩之地然而莫知報國之方顛越是期兢慚罔措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表

帝典近而易遵皇居親而愈切超踰次對啓沃前旒顧慚衰邁之蹤難副知憐之厚突以鑒觀治忽審擇後先大化所覃右文為盛藏奎圖之府建自太宗直學士之官置從景德逮玆列聖並煥鴻名分命諸儒遞升華序博達今古從容規諷之間先識幾微補報職業之外臣力耕朽壤勤鑿枯泉空有胼手胝足之勞曾無曝背食

芹之獻或進陪於閣職復嚴奉於仙靈淺陋則多潤色奚賴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同天造化與世範圍萬物覩聖而作新一毫皆上所成就存留宿舊閔惜餘殘非必選賢示將假寵臣敢不寅恭異數夕惕茂恩待滿今祠終償晚歲乞身之願試尋末學少殫平生致主之忠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冒選擇於久閒之日厚矣昌酬拜恩除於尚病之時羸而難任陳情未察恭命勉行中謝伏念臣愚過特深自

量尤審一昨賜歸於窮舍即甘息望於榮塗惟君父之
矜憐不衰與朝廷之記録常在甫頒祠廩遽錫州麾雖
許控辭終蒙注意遂出重湖之節假以淮輸之權示欲
必行嚴為期會臣子供奔走之職何敢屢違穹蒼垂覆
盖之私所宜仰戴載馳袢暑綿涉修程既達置司奉將
隆指然念臣災丛合聚痾恙侵凌形質至於變移心慮
從而昏奪累年沉痼衆藥備嘗曾微除愈之期僅有蘇
醒之覺故人玩於存省惑疑無他醫工莫知主名可謂

異疾今有事任於一路不為少非展布其四體無以堪若姑以疲憊臨之則何但鹵莽而已更虞闕敗上累生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帝堯之知人致文王之多士考於已試寧使勿欺採其舊聞責以來效故令廢惰玷此光華臣敢不銷虚威以周下情立實信以觀遠俗視殘軀之可力傾盡而為儻宿疢之或平糜捐以報

除秘閣修撰謝表

諗疾丐歸將待休於一壑疏恩寓職乃增重於三湘報

之所榮臣以為忝中謝竊以典修中祕肇自政和必須
資歷之多號稱館閣之舊屬厭時望積累外庸不虛論
撰之名始副掄除之實伏思臣者素謂畸人雖早汙於
清班亦濫塵於煩使施已深而未報福遽過以延災坐
閱寒凉再徂歲閏及此扶行而閒俗幾成尸素以具官
惘惘於簿書之程區區乎醫藥之事空抱膏肓之苦莫
克砭磨迄何毫髮之勞可當褒序飾朽株以丹青之美
登醜石於珪瓚之叢凛然無堪蹴是異數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至公衡聽兼愛曲成憐其拙踈若在所取不緣孤外而有遐遺使之託身文字之林掛名奎壁之次焕矣賁賚燁其寵章臣末路幸逢矢心銘激悵沉疴之縈薄未測頽齡恐綿力之支離弗酬大造

除工部侍郎謝表

未散沉憂徒抱不天之恨迄緣終制冒叅掌土之聯再竊身榮永辜親養中謝伏念臣昨承君命而趨走遽罹家禍之悲傷當其冥迷仍復顧省雖云順變驚日月之

不留强使復常恍形神之非昔記憐俯逮命召趨行賜
先見於延和歸舊班於起部沐浴膏澤之美殆異餘人
生施枯槁之恩有愈造物而臣摧殘故步損耗宿心豈
無激昂之思滋甚衰遲之迫錙稱銖失難課近功一憶
十忘何裨末誼但積個徨之媿莫知退避之方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龍德顯行乾剛獨運炎而求助添以圖終
拔臣寡特之中冀銷迎附察臣憂患之後多自創懲回
視此生之幾何常懼移患而靡及滄溟善下或堪涓勺

之輸穹昊蓋高尚謁公徼之告

除吏部侍郎謝表

甫越兼旬遽移冠部畀之華劇增以事權中謝伏念臣素弱而不能自強無材而願出人下乃欲安分匪云執謙胥疏退惰之中功名絶紀蹇㢦病昏之後意樂全銷天許會逢上命親近從冬卿而陪獻納考地貢而修虞衡外耀恩榮内藏拙守於臣何所不足愧臣無以仰承今也超六聯之清高司右列之銓序効職既重責成必

深用名已浮計實安有耳目睹記夙宵隱憂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有拔士之至明以好賢為大德馭下極稱亭
之審待臣循理分之宜位著所嚴等威自辨臣蕭然二
簋不勝禮樂之陳恥矣一金豈在範鎔之列雖勵平凡
之操曷酬卓異之知

除知建康到任謝表

內參從槖之華外付帥垣之重蓋人以為寵而臣之所
憂中謝伏以行宮蒙高宗臨御之頻建業為六朝都邑

之舊感時雖遠撫事尚存義執仇讐安得不居今而思古慮先根本則豈容忘實而狗名藩墻初鋭於掃除堂奥遽煩於備警江流回繞遂將數里而屯民力空殫必也計丁而役募市人至萬數閱水艦且千餘欲以歲年之規責於旬月之近自憐憂患復苦病昏忽被趣行罔知攸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訓武克天施地生觀衣袽濡曳之爻所宜戒懼誦桑土綢繆之句尤在恩勤臣敢不怵惕以預防拊循而夙具視身衰謝已無欲速之

心憑國威靈願附不爭之勝

代薛端明上遺表

臣聞不可移者有生之定數不能泯者將死之遺忠尚忍須臾願殫悃愊中謝伏念臣奮身孤遠逢世熙平孝宗聖德愈新起居諫職陛下大明始照擢忝從官荏苒歲年驅馳中外諭上指於師漕未和之際宣國威於漢虜既隙之餘書殿陞華政途竊寵深慚非據不敢冒當迄荷隆慈許從晚退巖棲穴處未嘗不戴於堯天氣盡

形銷無復再瞻於舜日入冥已迫戀闕空多伏望皇帝陛下法泰道之裁成體乾行之變化灼見物則不失義理之中審知治原常以仁恕為本永膺大寳益邁昌圖

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謝皇太子牋

於禮有稽宜併令祠而賜免以恩未聽反叨舊次而重居猥以凋殘蒙兹化育伏念具不能則止既老當休已積處於退閑更求全於晚末故官何在初無昨夢之尋

陳迹都忘杳若歸雲之靜至廼興憐遐遠回念沉淪因再請之至誠煥一綸之新渥涇舟詠雅猶存飛躍之餘舜閣垂文復紀賡歌之盛稀闊喧於里社疑信雜於友朋血氣既衰雖云在得日月其逝終將奚為忝遇皇太子殿下惟德而譽時髦秉道而參國命內禀密訓備諳多士之長外穆周行靡失一夫之用以其昔忝班列之久不使驟從農圃之游其敢不勉竭頹年溫理幼學庖廩有繼莫酬素食之譏扈衛無功益媿榮名之忝

受玉寶賀表

恭覩詔書元正日受玉寶者天運重來國寶再得感深昔念喜甚今逢中謝恭以聖宋一道相承九有率俾琢琱信璽膺受隆圖西祀東封借曰著神休於炳炳繼志述事于以見孝德之兢兢變或隱而難防理無往而不復竊何止於陽虎獲廼自於蒙人懔彼遠方慕仁風而願獻特因方鎮轉誠意以上通兼陳樣冊之文益彰篆籀之實以至初秦永昌之刻我家備物之珍殆無或遺

靡不具在亶明德而密護迄假手以回還皇帝陛下師古以治身奉先而纘服何食息不存於祖業曾斯須敢怠於孫謀宜上穹之鑒臨挈東州而歸附敬致邦符之舊光昭帝命之新羣辟會同有司枚進江淮延頸望基本之常安關洛傾心想恩榮之遍及

受玉寶賀牋

副禕是御洪惟内治之彰明玉寶來歸信矣外方之助順慰滿民望契合天心中謝恭惟皇后殿下德靜而方

仁潤以澤綬黄赤以受璽文與帝同服澣濯以儉躬志
先婦道宜致家邦之慶聿觀符瑞之還喜協宸衷薦乎
郊廟臣欣逢盛典陪阻近班趙璧全回無復閒行而衣
褐魯寶再得尚堪泚筆以書經

申省乞致仕狀

某伏自帖念初無藝能濫塵科目往備使令之偶乏之猥
超涯分而已多効職蔑聞捫心内愧今既七十餘景不
長素有氣疾眩暈拘廹近尤畏寒澁縮慘懍咳嗽隨聲

涕淚交下倦憊屢月瘦悴羸殘視蔭將息固無久存之理伏乞矜憐特賜敷奏許令致仕儻或垂逝之年猶保可全之節冀以歌詠太平之樂仰酬君父難報之恩不勝感激俟命之至

再申省狀

其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者上恩隆而未許誠不計其歲年下情迫以再干敢自違於經律伏念其少而怯懦長益病昏方當壯盛之時已無血氣之勇論建常慚於

迂闊事功奚有於毫分况今老至而衰心意銷索目視耳聽皆瞶眊之餘手拘足攣非奔走之具惟欲乞身暮景得謝明朝纚希知足之風不為學者之愧伏乞俯加矜惻特賜奏聞許令就今年致仕漁樵故物復還山澤之臞耕鑿遺民永被乾坤之造不勝銜荷激切俟命之至

水心集卷二